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六

方岳

巨山

制誥

擬文房四制文房四制經安晚後村老筆無復着手處矣日長無事試一效顰亦可知文章家之無盡藏也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制揮翰長紫薇之省允藉時髦拓封仍清渭之川就開侯杜誕孚有衆增賁斯文具官某胄出神明世稱豪雋獨掃千人之陣諸學士閣手避之老挾九秋之霜儒家者注心久矣自簡拔乎廣寒之府旋染濡乎子墨之卿蒐輯羣言十行俱下勒成鉅典一字不遺蓋

將補造化而天無功豈但落雲煙而紙爲貴施及蠻
貊煥乎文章朕詳延英豪網羅遺逸掌握之間惟所
使極五三載籍之傳毫毛之益不敢忘矧上下結繩
之代用加茅土併衍圭腴罔投爾而恢定遠之封方
援爾而書汾陽之考有嘉秉赤勲在汗青於戲今天
下書同文朕旣博觀於鳥迹惟君子才兼德爾無自
絕於麟經徃盡乃心奚煩多訓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慨想碩儒燭興文治它山之石可攻玉旣久琢磨
析招之音式如金是資潤色時予端彥遂長禁林具
官其溫潤乎其粹中凝重乎其方外磨而不磷常面
屈其坐人鑽之彌堅亦眼高於餘子有美傅巖之璞

居然孔席之珍一拳石未足多乃獨專於文翰萬斛
泉所宜出且世掌於絲綸屬禁省之久虛趣宗工而
入直方且研究乎墨鄉之妙與之提携乎香案之旁
歷代寶之龜玉無橫中之毀台輔器也鼇扉極天下
之英是爲天子私人所謂文章宿老噫出一言以悟
主正賴切磨煉五色以補天毋忘起沃其發爾蘊以
昌斯文

陳玄除子墨客鄉詔

客鄉秦官也昔者斯爲之而經籍之禍烈矣豈其鄉
今天下書同文亦惟爾二三子者是賴鄉自處於膠
漆之固受知於杼臼之間蓋有賓友之道焉如珪如
璋儀我九棘文不在茲乎其研精覃思磨以歲月使

翰林主人慨然嘆曰膏沃者光燁質堅者氣凝此其
有功於經籍甚大則予汝嘉

賜楮知白詔

朕蒐輯六藝之羣書興起百代之墜學凡曰文友皆
從吾游顧侯穎侯泓而卿玄幾若漢朱雲所謂相吏
者至知白則獨師尊之曰楮先生柰何不與三子者
俱耶今三子者曰鋪張國家之休明舒卷古今之成
敗惟先生能其幡然來思毋事邊幅若夫高下洛陽
之價壽夭剡溪之藤則三子者事也先生毋辭

予既爲四制或曰前二駢儷後二散文紙
墨得無有語乃爲二詔二誥使之前二散
文後二駢儷云

賜毛穎辭免進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詔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抑天之將喪斯文則投棄
於班超疏簿於史弘肇者皆一世豪也此漢文帝所
以慨然於飛將軍之不逢歟方今天開文明穎異輩
出卿以神明之後濡染多聞泰山毫芒功在百世一
徹侯豈足道哉顧獨以山中丈人自高若不屑於孤
竹之管者諗老而秃匪朕攸聞詩不云乎古之人無
數譽髦斯士朕固爲斯文計也傳不云乎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爲也卿而不得與於斯文乎亟釐乃封毋
格予命

賜石虛中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不允詔

處翰墨之林非髦士即素士也而得端士之難若卿

者可謂端也已直方大其學易者歟金玉其相其學
詩者歟望之儼然即之也温其學禮者歟潛珍巖穴
之中獻璞匠石之手所以磨礪其性質追琢其文章
有年於此矣入直齋禁時從予游寶而器之遠出時
彥若曰頑鈍則誰汝乎鳴謙雖休毋或辭費

陳玄除棧煙閣學士依舊子墨客鄉封松滋
侯誥

勲閣飛翬騰文章之光歆侯邦胙爵割風露之膏腴
眷吾膠漆之舊交申錫璽泥之新渥仍陪棘列大啓
茅封具官某惡紫而不亂乎朱知白而自守其黑如
珪如璋如璧匪儒者之寶乎非煙非霧非雲蓋文字
之祥也故磨以歲月而未易動每研其青華而愈益

竒幽然可鑒之光凜有難犯之色真御史號為鐵面
獨專席上之珍五大夫固已灰心要豈池中之物思
昔燈窓之夜定交杼臼之間詎不念於青甕退無湯
沐乃相攸於墨壤申衍租畝不移金掌之華峻立寶
儲之邃噫予欲模寫日月以爾為治水之元圭予欲
筆削春秋以爾為韞匱之美玉其祗典訓思賁人文

楮知白賜號純素先生誥

朕垂精文化側席幽人披剡溪萬藤旣得方幅之士
賜鑑湖一曲聿高粹白之風以爾卷舒自如裁制甚
整方枕流於冰壑不勝徹骨之清比延月於山簾已
覺掇皮之似玉雪楚楚風雲番番信純素而不緇非
汗青之敢跂茲以文會本無宦情卷而懷之亦異三

值

子之撰與其潔也用華一字之褒謹勿為帝城之書
用自損洛陽之價噫毀程一錢不直莫汝疵瑕今交
九尺以長何窘邊幅毋或怵削通之輩面其自珍姑
射之肌膚勉矣鋪張副予傾寫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六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七

啓

代通丁察院

方

岳

巨山

伏以地接莆田之近雅識行秘書天開栢府之嚴凜
有真御史方時仗馬辱我臺烏偉哉朝陽之鳴破此
晝冥之晦恭惟蘊著蔡先見之明而發之勇挺松栢
後凋之操而守之堅粵自易東共推斗北接武夔龍
造羽鶴鷺有嘉坤六二之直方當道豺狼安問狐狸
聿逢乾九五之剛健謂顏跖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
明而柰何幸陰霾之劃開赫陽光於晦蝕試嘗讀宥
府編摩之兩疏已條上皇家綱紀之一端矧乘駒當

不諱之朝而冠豸立敢言之地想驚傳為殿上虎群
小人歛迹避之彼局促如轅下駒有識者寒心久矣
地天之泰堂陛自孚然魏鄭公為良臣不顧忠臣何
煩彈擊抑魯仲連非國士迺天下士遄奉都俞某遭
逢熙明傳誦蹇諤學錦製於琴瑟更張之後詎曰斗
辟縣而不為如璽絲於杼軸空荒之餘夫豈肅政臺
之所許清議之畏赤立奚憂每自賦先生鐵作肝之
詩其敢為此翁身是膽之事儻取縉紳之公論不廢
綈袍之故情雖筆陋墨凡尚能作石徂徠聖德之頌
使山搖嶽動亦將著韓昌黎諫臣之書翹想風猷慄
如霜凜

代通王宰

伏以天各一涯幾費池塘之春夢地方百里遙分鄰
壁之夜光矧同班飛太史之鳧敬憑續傳故人之鯉
時其後矣喜則跼然恭惟某官落霞孤鶩之辭英驚
雲遊龍之墨妙斗以南斗以北獨高奎宿之躔江之
西江之東兩贊使星之幙曩聞畫諾備極拊摩於以
知寶婺之源賴有此玉山之秀晝簾之寂夜戶自恬
大夫曰賢何乃奏瑤琴於五柳之縣天子有詔爾其
鏘瓊裾於萬筍之班其一拜以還幾年于此方買犢
叢山之底誰念吾民之最窮想停驂野驛之寒曾入
君侯之太息敢不三沐願聞一言堯舜為吾君民毋
憂掣肘魯衛之政兄弟繫欲比肩翹企金相庶幾玉
我

代通度侍郎

伏以容臺進宗伯之班幸哉覩鳳巖邑從大夫之政
屬耳飛鳧敢緣一日之私切幸二天之近寫之斐墨
企此溼丹恭惟某官粹然蜀琬陳在廟璉貝宮胎寒
而弄明月挾文響以孤鏘蓬山秋老而吸朝霞眇塵
氛其獨立偉蠶叢之開國多麟德以尊朝上方嘉殿
西角之頭代不乏老東坡之手謂綿蕝之儀陋矣疇
一洗之繁典章之盛郁然有諸老在每讀壇登禮樂
卿之句雅知世推翰林伯之文司宗夙夜寅清堯有
一夔而足侍臣日月獻納周其百世可知如使彌綸
乎二三公之間必將鋪繹其六五帝之學適觀說命
盡展臯謨某不勝馬跡之間関翹企龍門之岌業南

而東之數千里何堪糊口之忙恍其惚矣五十年轉
覺許身之拙試之以製錦柰何乎琴絲瞻彼春曹茲
予夏屋思昔世父識小異於千人之中有懷明公誦
新句於百僚之上敢借此以藉手儻聞之而動心愛
其人者愛屋烏况復兒曹之在觀吾政而觀野雉亦
惟父老之知

代通蔡總郎

伏以蜚聲斗北爛其郎宿之暉出宰江東幸甚使天
之近敢於傳鯉告以胝龜伏念某汗青者流副墨之
子窺諸父詞林之根柢何碌碌未有奇藉一官家世
之蔓延寧鬱鬱久居此雖張儀之舌在豈虞翻之骨
屯輿自落南極知計左挾書冊於關雪嶺雲之外化

衣襟以蠻煙瘴雨之腥方與庾梅而別歸又爲陶柳
而驅去思昔中年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間正復陽
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爲此來安
知債邑之窮介在叢山之底厥土剛燥歲無萬寶之
穰其民焦熬家乏百金之殖蓋凜然其掣肘亦何爲
乎折腰獨以鷓鴣之一枝適覽鳳凰於千仞則其依
嚮詎不切深恭惟某官以中郎人物之宗傳魁省文
章之印所謂有是父有是子鬱然歆向之家其將使
吾君使吾民盛於堯舜之世有美三衢之頌略如兩
漢之循民方佩犢而帶牛時或鳴狐而嘯鼠曰司直
吾父母至則息潢池之兵觀而曹皆鄉鄰豈欲爲綠
林之盜奪情而起革面如携於此見信之及豚魚亦

焉用威之以貔虎是爲素蘊上所深知若然則出總
於軍儲夫豈惟有事於邊圉侯誰在矣未嘗不歎曰
江左之有夷吾遲之幾何亦將相戒以中國之相司
馬某靖言綿薄惟恐錦傷堡障乎蠶絲乎擇斯二者
山嶽也河海也孰能一之尚邀福於前人亦有辭於
永世

代通余侍郎

伏以鷓鴣班峻極所恃二天之我知鳧鳥卑飛願聞一
語以自壯亦云僭矣其與進之恭惟某官語言寶宇
之森羅人物玉山之秀整星辰而上江河而下要是
文章之一奇泰華爲高滄海爲深猶及承平之諸老
重璪深嘉其端雅鏘瓊幾徧於清華顧今買爵之憂

倍覺入流之冗臭銅之子忽已青衫毛錐者流弗如
紅腐豈不知賢愚之同滯此亦恐君相之欲聞深想
中書密勿之間妙有異日彌綸之畧迺制曰可惟汝
其諧某不勝餬口四方之忙何堪重趂百舍之役出
入梅花之嶺中屨亦腥浮沉明月之舟簡編無恙初
臨巖邑恍在窮山遽欲賦歸去來兮之辭姑亦作亡
可柰何之計安得近舍皇甫湜不使爲足下之游談
但願生識韓荆州儻尚記車中之半面瞻斗以北如
水之東

代通方提刑

伏以繡衣而立霄漢聿瞻使者之星墨綬而走塵埃
切嘆卽官之宰雖迥有天淵之隔方將戴日月而行

敢以名聞道其懷仰恭惟某官周雅壯猶之老唐詩
元勳者流當其揮玉塵於宗藩固已鏘瓊裾於帝宸
胡爲紆讞迺輒鵬班曰古者有德惟刑必吾儒然後
知此矧我朝以仁立國於民生若恐傷之徑煩丹筆
之春盡布紫泥之旨然金科奉九重之敬恤而玉山
有一卒之叫謹繫我甘棠勤公行李持斧而捕盜賊
想聞暴公子之威名騎竹而走兒童復見郭細侯之
故事少駐凝香之寢難稽聽履之朝某徒抱區區見
謂碌碌昔我世父竊意爲生馬之駒許以象賢乃畫
成類狗之虎歸貶詞林之衣鉢無忘家世之箕裘粵
自落南幾於敗北尉溧陽而吟借家具寧免郊寒令
彭澤而賦歸去來欲從陶隱偶脫瘴煙之澁勒尚驚

風雨之漂搖方自拔於選階曾何知於縣譜邑而謂
之債邑蓋亦望而凜然民皆可為良民或相安於拙
者亦惟綿薄退懼錦傷一婦不織一夫不耕敢廢農
桑之課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尚邀鞠草之仁

代通陳漕使

伏以遡函丈之席無日不仰於諸談奉咫尺之書此
意獨馳於清夢諒記韓門之弟子自羞吳下之阿蒙
每聞華除有懷雅望雖莫激西江之水洗此傾思惟
具瞻北斗之躔為之贊喜恭惟某官骨格金莖之露
精神玉壺之水吸沆瀣而餐朝霞幾欲絕人間煙火
之氣被明月而珮寶璐要自是天上神仙之流方其
駕蟾蜍而飛固已搏鷗鵬而上有用之學無施不能

銅虎符竹使符兩入三刀之夢木牛運流馬運載歌
萬竈之屯諒迄外庸式遄中詔出駘蕩經馭娑華涂
在步武之間叫閭闔呈琅玕高論妙語言之外僉所
矚者身其見之某肝萬無竒頭顱如昨夜讀寒窻之
雪已負初心曉看前山之雲居懷慚色雖了痴兒之
事不幾俗吏之為事先生于茲有年恍記孔融之絳
帳見似人楚然而喜寧忘范叔之綈袍

代通吳總卿

伏以遡魁躔於斗北於皇吾道之華分巖邑於江東
幸甚使天之近仰榮光之下屬贊弱翰之未遑如責
以世俗事大之恭當已獲門墻廢禮之罪敢不自訟
道其所懷恭惟某官由孟氏之後而得其傳出漢庭

之右而奪之氣大對陳天人之槩內之治中國而外
之治遠夷此聲揚梁楚之間上不負天子而下不負
所學自其褻然子大夫之首固已輩諸名卿相之流
方排閭闔呈琅玕之奇乃羞崑崙薄蓬萊而去蓋以
有事於邊圉小煩出總於軍儲士飽而歌勇自百倍
虜歸相戒誓毋再來豈但使錢穀甲兵之問不至廟
堂於此見忠信篤敬之士可行蠻貊王人叙諸侯之
上雖曰無以易堯賢者爲邦家之光正恐思不見賈
其所歸戴者敢誦言之竊以昔者孔融登李膺之門
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今事會何幸親逢三
千字而日未斜大父嘗窺於竝議九萬里而風在下
吾翁亦並於英遊睠言再世之逢雅有一日之好則

其依嚮詎不切深愛其人者愛屋上之烏况復子孫
之在觀吾政而觀桑下之雉所恃父兄之知

代通交代趙宰

伏以束帶而見督郵肯爲噲伍彈琴而治單父愧在
廬前雅於伯仲之間最有子孫之契可無辭令道此
情悰恭惟某官蔚然麟趾之英允矣虬髯之似吟剡
水三更之雪此興甚高飽鑑湖一曲之秋其清可掬
肆以烹鮮之政得於訓鯉之傳意其駕風雲而上星
辰易於決汝漢而排淮泗胡鬱縮銅之緒少遲鳴玉
之班季方難弟而元方難兄共此閩江之淥周公拜
前而魯公拜後式遄漢殿之春某五技已窮百爲皆
繆菊荒舊徑但欲賦歸去來兮之辭茅葺高齋詎敢

作居無幾何之計正有疵繆以累高明四顧而解全
牛慙新硎之發刃一洗而空凡馬觀敏手之揮毫敢
告及瓜之期敬諏行李之御

代通王倉使

伏以占使者之星粲魁躔於斗北愧郎官之宿分稠
邑於江東瞻言出岫之雲共飲入閩之水聞里老父
私相語矣謂鄉先生其必憐之恭惟某官妙摘玉兔
之毫幾跨金鰲之背方賜對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
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世少雙而文
有體當其呈琅玕而器閭闔謂已朝闕風而夕崑崙
胡爲勇去於笥班迺肯平放於粟庾意者皇華之使
簡於清燕之間若曰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

到此自昔有弊人無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切嘗
窺蕭平原詳試之才真不負賈太傅治安之策民豈
無瘼公其有瘳第聞芝宇之香遄直花墀之暖敢端
此笏引睇于庭某技止黔驢朴如鄭鼠三戰犇北燈
寒幾絕於常編一官落南衫老半枯於荷葉每賦澁
勒檣柳之霧雨偶脫蕭條茅葦之瘴煙迄班引於嚴
宸復驅來於債縣至則數家聚耳坐想吾民之窮知
者幾何人哉誰憐作邑之苦幸粉榆之相望豈桃李
之不言于彼高崗而鳳凰鳴雖迥殊於寥寞既成大
厦而燕雀賀將自樂於棲遑仰黷盛心不任覲面

代通林泉使

伏以寶治騰暉切仰韓文公之斗銅章課政有開蘇

刺史之天可無傳鯉之書告以眡龜之日恭惟某官
五鳳樓之巨筆九龍箋之大鏞繇孔壁汲冢先秦古
書以來口授若決雲夢凡周誥殷盤莊騷太史所錄
手挾以分天章要是道山神仙之流盡絕人間煙火
之氣何至屈臨於園府聽其久去於方壺仰窺上心
斷有深意謂朝廷權山澤之利緊欲上足國而下足
民惟君子知財貨之源能使輕權母而重權子俗吏
念不到此吾儒容可忽諸如其推鑄金以鑄人即所
謂範模而範世三節召矣一陶冶之某鹿鹿無奇魚
魚自守六題十二體故家之衣鉢猶存五車數萬言
矮牕之燈火良苦迺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粵
自落南幾於敗北偶脫黃茅之瘴通班紫禁之雲竟
而優爲有造化之爐毋曰鑛頑而棄去

通權教蔡僉判

伏以挹芝眉於鶴府曾論師學之同揚木舌於鱣堂
式借實僚之重得君爲代告我以情蓋將綢繆朋友
之交其必脫畧世俗之外云胡不喜久已相知恭惟
某官得中郎之異書擣君謨之妙墨嘗袖周官而獨
徃豈惟識河汾王氏之傳欲起漢儒而與言當盡得
洙泗聖門之蘊方其披琅玕以叫閭闔謂且跨元圃
而登崑崙奚爲環滁山水之間肯尋歐陽文字之樂
依芙蓉於儉幙漫穿從事之衫采芹藻於魯宮每重
博士之席於以見斯文之寄其或捨吾曹而誰端有

泮

祝疑祀

璽函置之渠觀某粵從兩別坐想風期思昔老先生
幾眼空於四海每評諸弟子僅齒及於數人顧惟見
收於犇北之餘亦曾未快其圖南之適推一夔於別
省鷄失旦而始鳴儕八愷於甲科鴻遇風而猶却孰
爲幸會辱在交承有嘉益友之分深敢歎廣文之官
冷山行六七里想未寒鷗鷺之盟雲飛九萬程恐莫
企鷗鵬之化願聞一語謹已三熏

通丁憲

伏以有美皆山雖遠長安之日於樂半水聿瞻使者
之星獨抱遺經而來所恃會盟之主敢於傳鯉告以
眡龜恭惟某官得學問於易東垂聲光於斗北簫韶
儀丹穴之鳳匪但甲科籌帷剗碧海之鯨迄安丙祀

當其腦余吾而髓沙漠謂已朝閭風而夕崑崙乃頻
洪範之作鹹無亦多材而自苦意者皇華之遣簡於
清要之間若曰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到此
自昔有弊人無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第聞芝宇
之香遄直花輓之暖謹書之笏引僚于庭某涉世最
迂識字可數寧爲鷄口僅推別省之一夔垂上鰲頭
竟列首科之八愷旣傳臚於曉殿肆分教於康廬將
求白鹿之遺書喜有伯魚之故武遽纏悲於風木永
增慨於泮芹不得已而遊琅琊山水之間所可諉者
則歐陽文字之樂倚博士之席正俛首西南之諸峯
掃相君之門已馳心東北之一候不知其僭敬誦所
聞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七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八

啓

代趙丞謝解

方

岳

巨山

伏以哦竹笑丞哉之負幾羞澁於父書踏槐隨舉子
之忙或抑揄其兒戲敢意鵠頭之選偶分麟趾之暉
竊伏思惟適有僥倖昔我皇祖篤叙宗盟迺瞻箕裘
易染膏梁之習俾同常布自收翰墨之功此豈直角
無用之文亦因以觀平生之蘊如曰志於得耳則吾
夫何慊哉蓋場屋所以假塗寧忝有唐之科目謂辭
章特其餘事况復神堯之子孫凡我銀潢無忘鐵硯
如某者襟靈不韻骨相最凡雨寒幾落於簷花所未

傳者家學杉老半枯於荷葉亦多鄙其世恩澤祖笏
以未甘彈儒冠而良苦雖技止雕蟲之巧然功慙畫
虎之難意者丹成而九返其魂胡爲璞獻而三則其
足場屋恍驚於昨夢詔書又逼於秋風戰豈屢北耶
雪案之燈故在吾亦欲東耳雲衢之興甚高勇於請
行幸而得雋此蓋恭遇金玉右文之化丹青左戚之
儒德裕不喜決科肯爲詭論王吉欲除任子深厭庸
流迺從吏於棘園濫吹噓於筭奏某敢不挈菟舊業
就緒初心擊水而搏扶搖如借鵬程之翼排雲而叫
閭闔敢嬰驪頷之鱗

代汪表姪謝解

伏以聖天子新端平之政飭士習者再三鄉大夫登

賢能之書推禮經於第一凜有盧前之愧喜無牛後
之嘲何德堪之爲倖多矣試嘗謂士生堯舜之世誰
不欲身致晁董之科矧惟琴瑟之更張豈復笙竿之
雜襲風飛雷厲漢札十行地闢天開唐文一變迺酌
計階之額聿回儒學之心于然而來卓乎其傑猶共
逐中原之鹿人人自謂得之至獨爲前列之龜區區
祗有慙耳顧如某者僅若而人結髮從諸公遊竊攷
太平之典束書有四方志願爲君子之儒雖極知文
舉之才踈未易詆洛陽之年少一燈夜雪兩戰秋風
思昔故家起龍魚而洗日繫我季父有鷓鴣之在天
寥乎相業之無傳幸而書種之不絕賈予餘勇與衆
先登孰云楊糝之前或歎穿楊之巧邑有故事人多

誦言謂疇昔當甲午之元嘗魁北斗以春秋無已亥
之誤遄冠南宮意其氣數之循環俾此功名之破的
茲蓋恭遇蜀文公之教化今韓愈之聲光抉雲漢分
天章涵浸詩書之澤呈琅玕叫閭闔醞薰翰墨之香
言觀才屈宋而道義黃將使家臯夔而人稷契玉我
文明之治鏘然熙洽之朝有嘉燕凝不知螽躍迄致
遼東之獻亦空冀北之羣某敢不連茅拔之征乘破
竹之勢鳥之驚累百數而不如鶚已先雌伏之卑鯤
之大幾千里而化爲鵬遄借雄風之便丹衷所屬赤
牘奚殫

代大兄謝解

伏以鴈行別省謬推李廣之無雙鸚薦計臺乃實牧

之於第五事有出於偶爾人或謂之當然雖未信月
評之是非亦姑免秋風之寥落嘗謂文章雖有定價
然而場屋特其假塗歷觀隋唐以來問學之卑竊歎
晁董而有科舉之累波流之漫風靡以從至今日而
謂之時文豈聖門所望於儒者吁幾年于此矣誰一
洗而新之如某者聞道最迂識字可數悲歌長鋏飽
諳世路之濤瀾癡守短檠倦聽雪樓之鍾鼓嘗撫周
官而大息欲起漢儒而有言其如文閣哇陋之爲不
過書生咕畢而已乃難入箏琶之耳已夕寒筆硯之
心科寧有利不利耶奚必南之燕而北之粵時所謂
可則可耳豈負愚於虞而智於秦幸而見收誠不自
意茲蓋恭遇鯁論子方之家世麗藻子西之典刑駟

馬退朝共駭鐵冠之御史木牛流運誓鋤環耳之夷
蠻言觀才屈宋而道羲黃且欲家臯夔而人稷契王
我文明之治鏘然熙洽之朝有偉會盟遠爲座主乃
賈揮毫之勇迄今換骨而仙某敢不緒緝所聞激越
其志獨慙兩宋第不可以先之要有一韓敵自爲之
驚耳勉旃行矣當亦裒然

代謝陞陟

伏以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於春秋袞褒
甚寵不圖今日復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嘆人
情之瀾倒一鵬挾兔則必子公帝城之書五羊易牛
猥曰孔融通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
公是非惟視緘勝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好惡難記縑

袍之故人矧如蟣蝨之官旁乏蚍蜉之援未及識荆
之半面且微蟠木之先容儻然取之猗歟盛矣顧某
碌碌徒抱區區蓋嘗從諸老之遊未甘爲俗吏之事
簿書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蠶絲乎
直付之六太息而已魯柯材譖而有聲稱豈聞堂下
之言遂取溝中之斷剡馳雄墨紳佩雌黃月明而烏
鵲依豈待繞枝之三匝水擊而鯢鵬化是爲運海於
一飛此蓋恭遇如古人之特達而急於賢慨公道之
寂寥而立於獨恥脅肩而進者寧取呂醫山人以爲
高市駿骨以先之不緣諫議書信而後予恭惟盛德
有激懦衷某敢不自慶所遭勉思其至一經品題便
作佳士敢辱已知毋失名譽善事上官不爲私謝第

持家訓仰報師門

代謝薦舉

戴刺史之二天秋踰瓜戍得將軍之一諾春在桃蹊
庶其無錦製之傷否則奚袞袞之寵於以藉口敢無
銘心蓋聞吾儕私相謂之辭每歎天下無可爲之邑
簿書耳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蠶絲乎
直付之六太息而止况復墮鼎湯之沸安得徹壺水
之清凡其戴星而來例皆數日而去苟赦其不閑教
訓而免於罪戾爲幸已多遽許以備著勤勞而達夫
政經則吾豈敢有如某者僅若而人抑嘗觀循吏傳
之所書未甘與流俗徒而爲伍慨魯恭不可見已邈
乎乳雉之仁然武城亦奚爲哉莞爾割鷄之笑一用

其拙三年而餘人謂斯何戒爾西征之行李侯誰在
矣有吾東道之主人眼驚雄墨之飛額此唯黃之過
此蓋恭遇妙探拔茅之繇無忘采菲之詩一氣轉而
天下皆春隨試洪鈞之轉九里潤而京師蒙福豫儲
丹宸之求雖微襪線之材亦軫袴襦之念藐茲去尹
辱在諸生某敢不祇此溢言作其懦志去之日如始
至謹以書子張之紳矜於人曰已知何帝執李膺之
御

代謝任滿

種彭澤之柳化工陪費於春暉熟楚立之瓜歸興已
濃於山色如釋百鈞之負凜有二天之臨敢不書紳
跂茲解組蓋今日無可爲之縣在吾曹微捷取之塗

非不知為保障為蠶絲之兩難寧償邑債亦惟曰有社稷有人民則一耳第守官箴幸而令更誠不自意伏念某朴如鄭鼠技止黔驢操刀而製錦其傷實多曾何一日之敢暇學漫而安弦亦在乎熟比及三年而有成始為此來已甘汰去承乏於十羊九牧之後無怪乎征稅之籍虛相仍以二蝗三旱之時轉覺其催科之政拙每旋觀而歎息不圖至於今茲靖言所遭厥惟有自此蓋恭遇漢循吏傳之嘉政古君子儒之盛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盡入胷中之雲夢皜皜乎不可尚已詎知皮裏之陽秋洪惟包涵毋庸束濕謂治道去甚者耳未害許丞之聾雖撫字奚勞之云亦滿陽城之考某少焉交篆行矣班庭故將軍無能為

豈願狐濡其尾新令尹來何暮尚虞狼拔其胡式觀矜慈是為終造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

分相邊城幾聞治狀進班邃閣猥玷除書蓋懇切而牢辭者凡六章其趨趨而未遑者餘半載終莫回於成渙亦竊慮於瀆蒙雖李廣數竒正不羨侯於校尉然汲黯妄發或疑敢薄於淮陽蚤夜以思進退維谷正恐酬恩之無所復虞畱令之有誅宜貶而褒以榮為懼伏念某馬齒加長廳技已窮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報國之心猶鐵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憂時之髮欲銀旋觀兵氣之纏可駭旄頭之彗孰禦強夷之猾夏天筮以咎蓋來羣策以防秋寸陰是惜今乃脉絡之

不貫安得精神之自強內阻外証事已至此朝奏暮
報人尚遲之胡爲書檄之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思
慮所及夢寐亦驚若然則進直於西清亦奚以少寬
於北顧言觀綸綍有醜縉紳茲蓋伏遇妙造化之權
公刑賞之柄陳十事以堅帝意首及人材有一德以
享天心力扶世運進言之暇勸上勿遺使非意之僥
踰迄不容於控避某已上丐骸之請難忘刻骨之銘
一夫向隅爲主憂豈敢懷於畎畝四郊多壘則臣辱
慨徒死於封疆

代謝除軍器簿

班聯廷理俾共贊於邊籌簿最司兵忽驟還於朝著
何過聽之及是感誤知而凜如伏念某蚤由諸生偶

竊末第遭時多事顧毛錐子安用哉不學少文蓋然
臆技止此耳徒以叔舅適當於相寄得同子姓參典
於軍書每慙區區紙上之傳焉有婉婉幕中之畫繼
或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爲功展我甥兮孰云無
忌之酷似有吾道在自甘李廣之數奇惟公朝欲增
重於制垣故內幕亦屢膺於宸綍啓刑書而庶中正
未遑入佐於法鄉除戎器而戒不虞乃復叨居於短
簿况伯舅長鈞欄之務在一時爲冰玉之榮雖自爲
謀殆無過此茲蓋恭遇以吾身爲世道之標準以吾
心爲人物之權衡妙幹一元措天下於四維之固兼
收羣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曾微葑菲之遺於樂菁
莪之育致茲冗散亦被生成某敢不服此厚恩勉旃

遠器弓人爲弓而矢人爲矢將技藝之成精智者謂
智而仁者謂仁惟鈞陶之獨運行瞻光範盡布輪囷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

赤囊旁午兵氛未靖於窮邊紫殿陞華軍紀聿嚴於
大相此固廟謨之宏遠其如物望之卑凡旣莫遂於
懇辭不得已而昭受敢告吾相恐負已知蓋聞祖宗
之盛時已分文武而異轍儲書禁殿所以優崇篤學
之儒授鉞元戎所以假借馭軍之柄豈有俗吏而班
之中祕豈有庸材而使以大名顧天下安天下危兩
注之意然闈以內闈以外一惟其人貌是微蹤疇當
重寄伏念某頭顱欲老肝膈無竒對越一心雖誓不
以賊而遺君父驅馳五載乃未能安邊而立功名聞

者援師之西捷報彼首之北是殆因人而成事其敢
貪天以爲功夫何異數之便蕃抑重微躬之惕厲思
昔先考遇知寧皇凜有威名猶加大於十稔無塵之
後奮繇科第僅遺榮於九原莫起之餘豈伊不肖之
孤克邁前人之睠此蓋伏遇愛人材如護元氣興治
化如播大鈞非道不陳於前惟天保采微之次第有
謀入告于右皆車攻杖杜之規模蓋嘗欲釐百工而
庶績熙豈但曰整六師而四夷服顧瞻東鄙幸禦北
風故寧就錄焦頭之勞毋或久勤拊髀之歎致茲庸
瑣亦誤褒綸某敢不永矢捐軀無忘嘗膽惟上策莫
如於自治疇非借箸之時彼遠人何有於常強但勵
枕戈之志忠憤所激臨鑒在茲

秋崖先生小彙卷之八

秋崖先生小彙卷之九

啓

方岳

巨山

謝除禮兵部架閣添差制幹

伏以贊畫戎垣恍失却鞞之步策名故府又爲淮海之遊江山未厭於逢迎歲月幾何其契闊一陶厚矣再駕瞿然伏念某蠹簡故貧牛衣猶暖半畦夜雨甘自隨黃獨之鏡兩鬢秋風已不作青衫之夢等輩迫之於場屋詞章奚有於度程亦惟山林鄙野之人未解世俗媵阿之語寧爲鷄口雖別闈先諸子之鳴幾上鼇頭而當路斥老生之慙時已不偶今其謂何故

方解撥檣於田間未免化堯鑿於塞上每懷士稚風
濤作擊楫之聲竊憤元顏沙草瘞盜邊之骨顧頻年
之多事豈吾國而無人乃飛塵餘靺鞨之腥而淒雨
嘯變魑之鬼寧復煙火萬里之氣象祗傷山河兩戒
之圖書恨無能爲惟有痛哭謂此曹宜束高閣請竢
太平矧多病欲歸故廬自知坎壈夫何誤溼仍贊舊
知與聞典故之藏增重賓僚之遣繫錯節盤根之無
取然輕車熟路之可尋芍藥楊州歎已老三生之杜
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大哉塊坳之中容
此么微之賤茲蓋恭遇以帝典熙庶績以皇極受羣
材日月亭午而無斜陰已開治象天地既交而成奏

道盡入鈞衡念窮邊有北獫狁之憂屬大相重東諸
侯之寄遂使菁莪之樂育亦勤棫樸之能官某敢不
夙夜在公東西唯命文書盈於几閣固非庸陋之堪
任勝筭運於籌帷式覲艱難之共濟庶洒腐儒之恥
用酬真相之知

謝制使趙端明

伏以無補玉垣滿當解去誤塵金耀趣使復來蓋三
騰薦襴之章喜再有依劉之幸自嘲元白倍費雌黃
伏念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門地單平之最抱璞而
泣莫知我兮鼓瑟雖工其誰好者何一望末光之始
如三生夙契之歡政以冷官愁紫邏之雲乃不暖席
入青油之幕癖而自信眠胷中耿耿者尚存愚且弗

移與世間落落而難合敢圖國士之遇獨推男子之
竒行天下得此於人固亦寡矣觀遠臣以所爲主若
將終焉適老親一病之幾危而羈官百憂之交集兄
伯遽沉於泉壤室廬久化於灰埃坐銷少日之壯心
每滴故鄉之老淚居官何樂幸已近及瓜之期將父
言歸豈但爲誅茅之計用不憚家山之幽阻亦詎知
俗駕之勒回粵思故府之藏仍贊元戎之畫斬新秋
色久憶松江之鱸依舊春風重跨揚州之鶴世有推
之去耳誰肯邀而留之永懷此息欲報無所茲蓋恭
遇以身許國以人事君謂安邊竟立功名雖不假一
狐之腋然識時務在俊傑尚或取九牛之毛旋觀大
幕之間尤增敝帚之重雅相歎賞實異等倫故凡奏

牘於公車罔俾謝息於私室蓋他人知其一未知其
二何有何亡獨我公至於再而至于三不進不已遂
還去馬無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矣僕被丈夫
當濟四海何必中朝之官烈女不踐二庭寧負平生
之志勉圖已試無忝所知

謝吳總侍

伏以身落邊城久矣思鱸之夢名聯故府居然騎鶴
之遊所憂負臨賀之知敢曰失却鄴之步亦云幸甚
請具陳之伏念某起山林樵悴之餘極場屋摧頽之
久抱璞而泣莫我知兮鼓瑟雖工其誰好者儻不遇
天下第一人之傑將復有平時日五色之迷蓋刑賞
忠厚之文前輩猶疑其門下士而寘之次惟有物混

成之賦識者始覘爲公輔器而擢之魁故雖試別闈而主司喜韓愈之竒然至對殿廬則當路斥子由之直方抖擻田間之撥槓竟低回塞上之兜鑿所賴王人實維座主謂夜半旣傳於衣鉢豈春風不實於襟懷逢人而說項斯何惜牙齒之潤下車而薦文舉相期羽翼之成夫何俗駕之勒回大負公車之剡進乃典司於金耀仍畫諾於玉垣芍藥揚州歎已老三生之社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第懷此恩欲報無所茲蓋恭遇興禮樂如諸葛亮而無其短陳天人如董仲舒而無其迂以皇極受人材蓋將爲他日股肱之備以論語治天下豈惟滋後生口耳之傳用能得士於履屐之間每亦觀人於筆墨之外遂還去

馬毋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矣襍被所考試士踵爲宰相當不愧權德輿之知問無恙外賀得主人幸自致李中丞之側求言稱塞惟有好修

謝廟堂

天地開除一賢柱石山林深密羣蟄風霆故雖肖翹蠢動之微亦在埤北陶鈞之數偉哉造化可以隆平某聞持天下國家猶權衡此首輕則彼尾重譬君子小人若冰炭衆陰長則微陽消試嘗還觀二三年以來豈但可爲六太息而已朋比成痼寒之疾姦諛推狂倒之瀾夫然故舉世無公是非盡網空諸賢之去而未已此身有小利害擲筆嘆名節之壞而不慙厥有繇哉嘻其甚矣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

一及手之間爰立真儒旁招俊彥昔何爲者歟
舞而狐狸夜號今則易然蟋蟀秋唵而蜉蝣陰出弓
旌所及冠蓋相望孰云風飛雷厲之初亦起月釣雲
耕之輩如某者晚未聞道愚不識時木居士經幾度
春自憐傳癖毛錐子乃作此崇蓋坐文窮鬼擘口而
草東楸之書璞則足而種南山之豆三年牛下謂休
此生一枕鷗邊敢作他夢適會我公之大用遽令去
婦之復還上方稽之乾道而等之紹興聿咨薦進士
雖棄於熙寧而用於元祐何愧行藏我儀圖之孰主
張是茲蓋恭遇以伊訓任天下之重以戴經統吾道
之傳立大政興太平世賴有股肱之喜開衆正杜群
枉帝知無毫髮之私用能索之麋鹿之羣曾不棄此

蟲魚之註某敢不賦菁莪之樂育連茅茹之彙征幼
而學壯而行儻遂書生之志人所棄我所取難志國
士之知苟負初心有如皦日

謝執政臺諫

雲耕月釣久坐文窮地闢天開聿回造化雖亡羊之
惑可爲扼腕而屈蠖之伸殆已冥心不圖黃紙之除
亦到青山之外伏念某自與少可所遭輒竒方仕之
萌蓋授經白鹿之洞維家之棘竟尼軼青牛之車意
塊北於此時已胚胎於茲事乃使環滁而讀醉亭之
記因遂臨淮而爲辯幕之賓時則議諸楸之不成甚
至勤九重之有訓彼陸賈者本欲交歡平勃之間如
晁錯何適自取亡吳楚之削慨念一時之建白無慙

萬世之汗青以羣狐晝嗥之秋豈兩虎私鬪之日盍
棄尋常之隙具陳咫尺之書如能披肝膽而布腹心
物亦爲之感動或尚事形骸而分爾汝世自有於是
非于時然雍之言即授相如之簡文成數刻寧悞禍
機事繫三邊敢爲身計謂相檜以和叛清議謂賊檄
以和誤聖朝誰實主之患無大此猶記縉紳當日之
傳誦或塵冕旒乙夜之覽觀曾幾何時聞中國之相
司馬其孰爲罪殆彌天之釋道安用煩柱後之抨彈
追咎幕中之屬藁家客馬周所爲也豈惟趣召之今
無後世子雲必好之聊復解嘲而奚有蓋已屈平問
卜詹之歲曾微子公入帝城之書若將終焉何意今
者鶴警愚公之夢犬驚去婦之還所謂起公道於寂

寥之餘於此見盛世有清明之象茲蓋恭遇執政以
至公開衆賢之路以樂與立太平之基黃鍾鼓而萬
宇春地天交泰驚霆轟而羣蟄奮巖穴爲空肆令懽
悴之蹤亦在欣榮之數臺諫以至公杜羣枉以樂與
基太平某也忠某也回未嘗一日無君子之論孰當
陟孰當黜方以此身主吾道之盟是用包荒亦容連
茹某敢不拔除筆墨之崇擎歛山林之心三年不蜚
不鳴旣久知命義之戒百世而上而下方將求義理
之歸

謝丞相

子來幾日慨懷歸去之辭禮絕百僚敢意褒榮之字
妙鈞播於垓北粲神光之陸離永言藏之可謂遇矣

伏念某起於樵牧僻在山林古心古貌而讀古書自
忘其拙圓行圓言而應圓物要匪所長故雖碌碌以
無竒亦每落落而難合不自意揚州之役誰其誤老
子之知季鷹憶蓴菜而言還方且泣數行下何遜爲
梅花而再往則已難頃刻留顧女無醜好而見妬者
事之常然心有是非而頓異者機之駭吾亦從此遊
矣徑尋三逕之盟未嘗過而問焉恍隔十年之夢嗟
短檠其永棄倚長鋏而不彈會班文德以聽麻知董
戎昭而授鉞長者絕子子絕長者有邀元亮於道中
將軍負腹腹負將軍欲致石洪於幕下衆人固不識
也夫子可復許乎獨自傷驚餌之魚今安用乘軒之
鶴政恐重煩於指目亦嘗盡布其腹心廼勤翰墨之

光堅如金石之約豈兩魯生不至固亦博士之所羞
彼一范增何如未必楚王之能用至則間忌之入不
逃忖度之私蓋上賓自有於却超諒下客難容於毛
遂次不用言大不行道我則奚爲向以國士今以衆
人是殆宜去深鑿覆前之轍亟回輿盡之舟旣與世
以無緣因抗章而有請謂徑卧一丘而已足初不失
於屠羊惟曲成萬物而不遺將復充於振鷺粲然雲
朶來自日邊將令論著於道山仍畀潛華於卽省夫
何爲者有移光範之書止或尼之倍費化鈞之鑄仰
窺妙畫莫贊元工茲蓋恭遇學足以爲帝者師言足
以爲天下法治象如一陽之復迄回厄運於熙平兵
氛無半燧之驚坐寘邊陲於寧又念中國夷狄盛衰

之變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故凡夾袋之搜羅至飭
緹函而酬酢重念某已上有司之廩祿又稽莫府之
文書縱微我公厭薄之心寧免等輩嫌疑之跡天地
寬如有礙方知行路之難田園蕪胡不歸終覬還山
之樂敢因謝幅併控懇悰

又

某丐歸田里本爲出莫之謀需次江城更冒分麾之
寵苟有以藉口而去豈不勝強顏之多即日就塗再
旬抵舍相國之賜大矣今者其謂斯何亦曰求仁而
得仁庶幾可止而則止蓋如某者顛以爲直執而無
權始爲建議而背之不忠未解公孫之詐與人商論
而不能下氣自取昌黎之窮儻非一轉於化鈞將必

續

重罹於謗焰吾在汶上矣今奚費於移文君薄淮陽
耶敢更陳於免犢

南康到任謝廟堂

一麾江海敢圖縮戍之期三逕林丘莫遂投閑之請
言秣其馬式開我龜敢告至於鈞衡請具陳於竿牘
伏念某受命於獨許身何愚蠢魚之癖不除信書成
誤麋鹿之性故野與世絕疎但知惡元子之圓寧解
乞天孫之巧汲黯妄發或者亦多憚之李廣數奇不
過不得侯耳無可柰何莫中之辯盍歸乎來谷口之
耕徑削牘以丐祠幸出綸而予壘樵牧旣還其處所
禽魚皆覺其歡欣方將娛憂舒悲一發於詩政自伏
隩潛深無關於世使穆生去弗果安知不楚市之鉗

彼和氏泣矣為魯未毀荆山之璞乃趨齊丘之戍已
傳張翰之歸詔息弗許於辭行心口自為之相語晦
庵徃矣寧復斯人廬山高哉妙絕天下將不負平生
之目且飽觀老子之書茲蓋恭遇以立道統為帝師
以聚人材為相業當端平琴瑟更張之始律呂調而
正聲諧及淳祐魚龍雜襲之餘雷霆轟而羣陰蟄天
開一泰公得衆賢不惟中朝無禱杌饜餐之儔亦欲
方國有渤海潁川之政還觀近者厥亦偉哉謂先儒
所藏書存而俗吏乃敗人意周濂溪幾傳至此每慨
思貂續之難范文正一筆勾之何拚去狼貪之勇遂
承人之夫豈材堪某敢不近戒覆車遠窺徃躅第漁
取適遭於竭澤恐書癡無救於陋風杞菊賦成未免

有吁先生稱太守之誚蘭亭帖在蓋備聞以著廷還
即省之言其求寶之非敢望也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為壑不虞按吏之逞
脫非覆幘以如天誰與轉移而易地某知自笑請具
陳之伏念某窮且益堅愚而自用當汲黯之妄發不
能為性命而忍須臾雖李廣之數竒未嘗以屈辱而
遽摧沮故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焚獨寧得
罪高明平生所為每坐如此會守廬山之荒壘正臨
匪澤之重湖飛揚舳艫惟餽舟之湊集隳突闐闐甚
羣盜之獻呼每挺刃以駭吾民至殺人而尸諸市可
為太息莫敢孰何豈惟雄霸之風乃見清平之世此

而不戢亂亦非難痛繩治之真是驅龍蛇而搏虎豹
 稍懲艾矣幸無舞歟膳而號狐狸獨有湖廣之綱稍
 敢據康廬之石閘薄人於險竟致漂淪籲天何辜有
 來赴愬然則為之長者得不追而杖之夫奚桀黠吏
 之單辭已觸權貴人之盛怒冠雖弊不以首履人謂
 斯何水之激可使在山慮不及此其所謂之體統實
 可駭於文移縱自卧上床使客卧下床未除豪氣然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胡涉吾疆驟騰劾奏之章重
 費井包之度此蓋伏遇以皇極容受以大明照臨謂
 爾湖廣謂我江東瞭然漢地理之志劾此鄰邦劾彼
 朝士岌乎唐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中示以聊復
 爾之意蔽自密運薄言對移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似

無傷於毫髮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敢敬布其腹心尚
 念其草茅之習固然萍梗之蹤方定若曰統臨之部
 本無界限之分恐郡國難而朝廷處之亦難既江東
 可則福建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誰云天地
 之寬何褻何笠爾牧來思孰與山林之密敢因摧謝
 併以懃祈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

以柳易播盡出寬息自江入閩已祗遠戍謹曰老生
 之直諒備知吾相之曲成庶幾此聲坐以無事蓋樵
 外之為郡多風波之悍民間馬及羊莫施鈎距帶牛
 佩犢動以兵爭固嘗弄鋤鋌而貽丙枕之憂至今解
 綱紐而無甲令之懼真喜則人怒則獸之處屬方有

於小驚追車如棲馬如狗之來乃亡何而自定豈龔
遂能安渤海之盜豈汲黯能寢淮南之謀事有偶然
况如某者徒以柔不茹剛不吐或嚴憚之若夫用之
行舍之藏孰主張是比觸權貴人之怒已歌歸去來
之辭或曰自近移遠宜若貶然詎容堅卧如使以退
爲進是謂過矣必毋番行冒焉此來吁豈得已不圖
狂狷乃有聲梁楚之間或可輯寧俾無異魯鄒之俗
聞之道路相與誦言無犯有司是嘗折南陽帝親者
頗哀老子其將如癡兒官事何幸此危蹤轉而安跡
此蓋伏遇以六經熙帝載以三代育人材不得中行
而與之寧使負草茅之氣吾見君子斯可矣毋令坐
口語之愆乃陶埴之鈞不失却鄆之步某敢不愈

堅苦節無縱詭隨所恃本朝清明直爲壯而曲爲老
罔使初心變化前日是而今日非惟有拊摩是爲稱
塞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

方岳

巨山

啓

通李帥制冬書

雷在地中復日增繡壁之紅子爲天之正春麗油幢
之碧若時龍綉式對麟符某官聲明黃鍾之和文物
清臺之瑞長嘯而却胡騎喜鯨海之波澄高卧而護
國門覺蜺旌之雲暖方勒勲於汙竹肆委貺於浮葭
珣戈淑旗其視爾師鼯鼠已消於陰慝元袞赤舄入
趨王覲鳳凰遡覽於陽暉某辱出師墻遙瞻帥鉞紀
漢宮之迎至婁驚節物之崢嶸吹鄒律以破寒難旣
標期之磊砢其爲系頌第劇蘊棕

通吳總鄉

子爲天之正日極南躔之景雷在地中復春連北斗
之魁喜緹室之律回覺總臺之雲麗某官天人三策
禮樂百年方排閭闔呈琅玕之奇鷓鷯集九霄之曉
迺羞崑崙薄蓬萊而去貌貅飽萬竈之煙要不爲紙
上已陳之言姑將試宵中有用之學鼯鼠盡消於陰
慝聿逢副長之休鳳凰過覽於陽暉式對亨嘉之會
某遙瞻卿月丕戴使天吹鄒律以破寒覲放梅梢之
暖朝漢宮而迎至倚飛芝宇之香其若頌言莫殫襟
抱

通劉徽州

雷在地中復葭飛緹室之書子爲天之正梅浥練溪

之暖懽騰燕寢頌浹鯨尊某官聲明黃鍾之和文物
清臺之瑞朝崑崙夕元圃豈但曰一二千石之良左
浮丘右洪崖乃肯賦三十六峯之秀於穆袴襦之最
有來綸綍之褒坐而堯言進而舜趨已覺觚稜之天
近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何知戰衛之日長某式對亨
期丕承劉德紀漢宮之迎至婁驚節物之崢嶸吹鄒
律以破寒更探陽和之消息其爲瞻詠第劇蘊棕

通趙通判

驗長安之日五紋添弱線之紅瞻別駕之星一札奉
香泥之紫嘉亨之會副長惟休某官翹秀銀潢奉華
瑤海跨蓬萊而餐沆瀣要是斗南之人排閭闔而呈
琅玕自奏河東之賦練帶何煩於驥足綸褒已下於

螭頭七日而一陽生是爲天地之泰九遷而三節召式符朝野之需某端覽陽暉丕承陰賜春回鄒律易消窮谷之寒雲麗魯臺更放孤根之煖其爲系頌未易名言

通知縣

律應黃鍾之宮雲酣葭暖春到青山之縣雪沁梅清有嘉雙鳧鳥之飛遄襲五鳳樓之喜某官民自得於彈琴之外治不出乎讀書之間羞崑崙薄蓬萊迺肯同於餘子呈琅玕器閭闔當不減於諸公倚催鳴玉之班丕對縮銅之最吾道亨矣想賡酬鸚鵡之杯帝曰俞哉其獻納鸞鴻之陞某分暉鄰壁馳頌慶庭吹鄒律以破寒莫旣襟期之磊砢紀漢宮之迎至第驚

節物之崢嶸

回黃黃州

強圉協洽之年剝餘必復上元甲子之曆陰極而陽敬誦葭室之春淮勞竹樓之月共惟溫其愛日瑞則慶雲黃州冰雪之曾六宜在否赤壁風月之笛萬頃茫然式對迎長思皇受祉某掉頭欲去拜手未能孤鶴橫江乃飛落東波之字一牛耕雨恐歸尋西崦之盟

回丘運使

繡壁春融有永漢宮之日緹函曉襲聿飛郇翰之雲佩雅意之相先愧頌言之已後此蓋某官文成唾玉誼重斷金惠我雙鯉魚共喜甘芬之錯落出呼五花

馬第驚節物之崢嶸

與丘運使

玉莞春回已動揚州之梅與霜臺雲煖遄飛詞掖之
芝香若時繁釐集我儒彥某官蒼璧之粹秀黃鍾之
函和消羣慝於六陰慨有澄清之略復亨期於七日
後陳平治之謨式對迎長於皇入覲某聞歡聲之旁
午嘉幸會於同寅贈我明月珠敬佩書紳之感報之
青玉案敢忘獻襪之銘

與宰執

曉奏觀臺蒼籙紀五雲之瑞暖回宮壁洪鈞轉一氣
之春維時元臣克受蕃祉某官履日月之會見天地
之心坐廟堂而進退百官盡消羣慝幹造化而開張

萬物潛復初陽茂迎愛景之長有衍丕圖之慶某屬
分梱寄遙企階符天子之宰通神明諒臻純嘏太平
之期當今日式對亨嘉

與侍從

霽景浮空雲紀魯臺之瑞初陽襲筦春回鄒谷之寒
有帟禁班丕承帝賚某官蒼玉粹秀黃鍾函和擇一
中庸消群慝於六陰之極與衆君子致亨期於七日
之間嘉此迎長既多受趾某謬將使指莫賀賓榮煖
入孤根已動揚州之梅與曉傳殊渥喜聞詞掖之芝
香

回潘宰

魯臺書至聿來七日之亨潘縣回春已上三年之最

維時綸檢式對緹葭某官有冰其相如日可愛暖入
丈三之景頌如之何徑排尺五之天會且歸矣某放
還山墅又典朝衣褰章服揖上官要非間居者之事
登靈臺認雲物已候見上方之歸敢修記室之辭往
代掃門之禮

回諸郎

倬彼魯雲必書爲瑞温其趙日可愛如春維周宗盟
自天弗祿某官土圭之正玉璫之和于嗟麟兮式時
公姓衆維魚矣哀對天休福履綏之君子樂只某明
農未遂介壽無繇節物崢嶸第驚老朽文章爾雅徒
負褒榮不敏之辭何足以謝

回樞府

日行北陸六琯初飛雲麗西樞五兵不試於皇亞歲
克相明時某官舒爲慶雲温如愛景顏氏之復萌動
一陽孔聖之時會逢千載與國無極對天之休某免
牘未俞慶函敢後菴及之矣惟有賦歸歌以訊之亟
其爰立善頌無斁德音不瑕

回從藩

天回候館葭室浮春地重价藩荷囊錫羨若時亞歲
裒對殊休某官一陽剛方六氣純厚俗熙愛日暖入
袴襦操凜層冰蔚爲冠冕迎長有慶登最維良某退
然衰蹤辱此華翰頌言無斁聊附回翔歸興甚濃第
增慙曳

回京尹

律回天統閭闔日長春洽王畿觚稜雲暖思皇工尹
介爾邦休某官體備四時氣函六琯爲國喉舌於穆
論思滿腹精神適先彈壓萃只第祿昭哉蓋臣某耄
亦何爲歸則甚力恍驚日至葭室陽生終必天從茅
簷曉曝未央感戢敢拜重勤

回殿巖

土圭襲景玉帳浮春有赫虎臣聿來龐祉某官以國
心膂爲王爪牙羽林神兵闕其有勇觀臺雲物於鑠
我師某政爾感時遽勤飛翰瞻言推謝不盡銘藏

回朝士

黃宮氣應一線日長紫殿班回五色雲見端人萃只
吾道甚休某官凜有歲寒温如愛景瑟彼葭琯陽長

陰消於粲瑤林日光玉潔有邦之慶乘時以亨某
然衰蹤辱此華問渠央感戢敢拜重勤

回監司

六琯雲飛有開亞歲一臺春郁於樂明時某官裛對
初陽導迎純嘏旣書魯史非霧非煙宜布堯仁如天
如日某老驚節物愧見書辭槐位某年屢陳耄矣茅
簷愛景終賦歸歟徒負頌言未央感戢

回鄭少傅

春浮緹室遄復新陽天啓經帷有皇舊弼帝王之學
造化同功某官治格端平身爲元氣至今化日宮線
屢添共猷書雲袞木再入與國無極對天之休某久
問歸期聿逢亞歲土圭莫測坤北無垠調鼎重來太

平有象於樂壽豈未央頌言

回楊郡王

日躔北陸肇正天元春入南陽聿連帝畹黃宮浮暖
紫極流暉某官一氣之和五雲之瑞爲國元舅自牧
以謙得易初爻不遠而復皇明所燭景福來同某久
欲垂車未遑削牘華星字字猥奉函書髮雪莖莖第
驚節物

回鄭監丞

愛景雪融黃宮初暖老僊雲卧白日自長諒深丙枕
之思寧久午橋之夢某方修襪頌遄奉緹函君子有
酒旨且多更厓蟻泛治世之音安以樂式徯鳳儀

賀丞相

荔挺芸生一陽初復柳舒梅放萬象皆於有皇播物
之仁盡入迎圭之景某官識參造化德備中和衆正
進而小人消君臣胥慶群陰退而吾道長天地開除
一氣洪鈞八荒壽域某貌爲宗翰莫望台符坤北無
垠但覺觀臺之雲暖太平有象永依化國之日長

又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羣陰蟄國家閒暇衆正進而萬
象春某官行孔之時學顏之復經綸天繹有開剛長
之休闔闢神機盡屏私邪之沴皇明所燭景福來同
某貌是宗莘莫瞻台極春浮緹室已先南北之枝雲
爛袞衣徒跂東西之府

回景獻邸

一陽萌動緹室春浮萬象開張藩房天近有備亨嘉
之會聿開剛長之期某官自牧以謙不遠而復溫其
趙日欵爲可愛之陽和倬彼魯雲要是太平之瑞氣
對天之祐與國同休某近別講臺遙瞻宗翰景長宮
壁喜添一卷之書暖入圭躔茂錫百朋之祉

回榮邸

日長宮壁已浮葭律之春天近蕃房有韡棟華之鄂
哀時之對與國同休某有事紫壇未瞻翠水忽枉五
雲之翰謙以先之又添一卷之書復其亨矣

回鄭丞相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羣陰蟄國家閒暇衆正進而萬
象春於赫休期相時元宰某官運璣衡於皇極熙宇

睿
睿

宙於洪鈞天下再太平一卦爻之消長治世小元祐
六律呂之中和有嘉播物之仁盡入迎圭之景某粵
從督幕落在廬山南枝暖而北枝寒夫豈化工之意
陰氣剝而生氣復言觀坎比之春

三

程